

惜

抱

軒

文

集

校閱門人姓氏

孫金相其章

伍光瑜孚筠

周 情禮田

談承基念堂

焦若釤禾蔭

程有恆見斯

吳 剛子見

唐大沛醴泉

吳翼元石倉

李際春竹香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傳

第一卷

論五首 議一首

第二卷

考三首

第三卷

序八首

第四卷

序二十三首

第五卷

跋尾題辭十六首

第六卷

書十六首

第七卷

贈序六首

第八卷

壽序十二首

第九卷

策問十首

第十卷

傳十一首

第十一卷

碑文三首 墓表七首

第十二卷

墓誌銘十首

第十三卷

墓誌銘二十二首

第十四卷

記二十四首

第十五卷

賦一首

第十六卷

祭文五首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諭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遺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

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郤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郈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駒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

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
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
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
使膏梁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
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
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
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
勾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渙
頻之水鱸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
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

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謐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

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固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
屈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
攝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子
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
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意闡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
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
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
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悔不悛遂泯絕其身而莫之復
省也設令子胥于驟諫不用之時卽引身去國人亦誰
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

其行固不免爲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冒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白於衆多之日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戴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歎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遁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知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爲非吳親屬諫死爲過夫彼謂爲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

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

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面爭於左右出面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

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間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子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筭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譏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有爲盡職者余竊有惑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

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顰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柰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

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因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困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遂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

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頼
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士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
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
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鼴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
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
謂饑饉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
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
罪而抗剗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

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竝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絰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鋟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

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
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
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
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
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
亞夫其資如此而量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
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
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
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
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

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誥爾戎兵
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
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
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真偽與書之真偽其
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
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
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鄒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并者是篡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
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

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旣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已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鄉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

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會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豈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薦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麤縷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

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曾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筭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數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危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

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鬥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

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擣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躊躇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爲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

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門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禦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

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
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惜抱軒文集二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宜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籜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

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尙無郡名
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
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卽
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
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穀子曰君實有郡
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
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
己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晉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
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

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
王朝本名故皆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
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
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
四郡之語此非真西周之書周末誣僭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并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
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
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郡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
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

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
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
九江爲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
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潭山而名潛霍山曰衡
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
芮爲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
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縣布爲淮
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
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爲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
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爲淮南王蓋得

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
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
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
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旣都江南地鄰越
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
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
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斲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
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恩得江南以通越云
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旣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
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

是始始者劉賈王鄣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吳故會稽也
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
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郡郡今史記
蓋傳寫誤作豫章

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
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秣
陵侯及元狩元鼎閒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
郡其東合吳傳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局嶺爲豫
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
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

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閒乎及平帝元始間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以邾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淮南壽春荀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

賜都蓋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削其邾自是郡無邾也
漢郡二國一其縣三十二今州縣二十七

舒

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西地左傳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又云廬

舒城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北合肥南界之地

江南有舒城按廬江郡治舒而云南有舒城者三國兵爭舊治已壞魏晉徙郡

治於舒縣之北又漢舒縣當孔道六朝置北兵移治僻地宋齊舒縣城徙東南

卽今廬江縣矣隋因之改縣與郡同名

唐又因之故章懷後漢書注云舒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以杜注章懷之言度之

漢舒治今舒城界內六朝之舒在今廬江縣隋無舒唐開元後復置舒城

蓼當漢晉故城之地宋元明因之

西屬楚宋東屬吳吳楚蓋以蓼湖爲

界定二年桐畔楚師於豫章吳潛師

居巢

蓋得今巢縣巢湖南地及合肥東南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併襄安之

無爲州地

巢東取道潛六以敗楚於豫章度其時
巢在今合肥界漢因古居巢猶治潭湖
一大湖今巢縣南金鑑寺東有古廢城
其北即潭湖其南乃廬江白湖然則廬
志二湖蓋謂此也魏晉間縣廢六朝於
其地倚置南譙郡隋合巢臯縣入襄安
唐復披襄安之北置巢縣而其治乃古
巢臯宋又分巢縣西南無爲鎮置
無爲軍而其治乃古居巢境矣

龍舒

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地至傳杜注

今懷寧桐城之間有大小龍山意古之龍
舒境乎

臨湖

蓋得今廬江縣東地晉宋之世舒故

治廢移舒治於其東南今廬江縣也

意其縣界所得古舒地實
少而得臨湖地爲多矣

雩

蓋得今霍邱西南地淮水出焉東漢

二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水經酈注引
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

宋以處蠻民屬邊城左郡

襄安蓋得今無爲州西南地

今無爲州西南六十里有襄安鎮

樅陽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東漢縣廢左傳

桐城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

杜注廬江舒縣有鵠尾渚按鵠尾庄今桐城東鄉江側舒縣地本不至江東

桐城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

漢廢樅陽併入舒地遂及江矣樅陽入舒則樅陽水爲舒口魏志城霸唐德

桐城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

兵屯舒口欲收陳蘭是也東晉時嘗復置樅陽隋於此置桐安縣爲同安郡治

桐城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

唐廢郡同安縣屬舒州開元中移縣治於山城至德二載改名桐城

桐城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

尋陽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吳立

黃梅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春初以縣屬武昌三年還屬廬江惠帝置尋陽郡治江南宋泰始江北縣猶尚在也及晉南度江北之縣皆置江南後省縣併入柴桑獨郡名在自是江南之尋

黃梅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陽舊而江北之尋陽隱不聞矣

北

濡

蓋得今霍山縣地沘水出焉晉省入六

故杜元凱云濡在六縣西南隋置霍山

縣屬廬江郡唐置盛唐霍山二縣屬壽

州章懷後漢書注云濡故城今尋州霍

山縣朱省明

復置霍山縣

晥

蓋得今濡山縣及懷寧西地廬江郡本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處乃南治晥東

晉爲晉熙郡之懷寧縣所以懷寧

爲舒州治宋寧宗時爲安慶府治

潛

山屬安慶府得晥地唐宋故懷寧舒州治宋景定元年徙城於其縣東南宜

城鎮元英宗至治三年析懷寧西

置潛山復城於唐舒州之舊治

懷

寧今安慶府治得晥東及龍舒之南地宋景定元年築宜城鎮徙城於此元

明國朝

皆因之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南及望江西地漢縣有蠻夷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南

蓋以今望江諸湖對江南之彭蠡湖名北湖耳東漢省入晥東晉置新治縣宋

置太湖蠻縣齊置大雷郡

隋以爲望江太湖二縣

太

湖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南晥縣西地

宿松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西潯陽東地

霍山

屬六安州得濡縣地

松茲蓋得今英山及湖廣羅田地六安其

英山屬六安州蓋得松茲東地

郡

以上十二縣屬廬江郡

六

蓋得今六安及鳳臺地如溪水首受此

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六安王國治東漢

爲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齊僑置新

蔡郡唐置咸唐縣宋復爲六安既又爲

六安軍元

爲六安州

蓼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潁上之南地晉屬

安豐郡宋置蓼城左縣附於梁霍邱成

立霍邱縣

屬壽州

安豐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東地東

漢寶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

東北又決水北過安豐縣東魏爲安豐

郡治晉以郡屬豫州宋爲邊城郡隋以

其地入

霍邱

六安州

直隸得六縣及博鄉西地

羅田屬湖廣黃州府蓋得松茲西地

霍邱舊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蓋

得蓼南安豐東安風西及陽泉地又

得房妻北地

故其境最廣

安風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壽州之西地壽州芍陂蓋居漢壽春安風之界今或名之安豐塘正以宋於壽春地置安豐軍故耳其實此塘不近安豐乃在安豐也

陽泉

蓋得今淮郡之東南地梁於淮水東陽泉古城置汎口城後改爲臨水縣

以上五縣爲大安王國東漢無去

壽春邑

蓋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芍陂在縣南八十里九江郡治東漢去邑揚州刺史治魏淮南郡晉改縣

曰壽陽隋唐曰壽州治周世宗克壽州

以下蔡既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爲壽春府亦在下蔡南宋復移淮南爲安豐軍治今有安豐城舊址是也非漢安豐

縣元屬安豐路明省縣及下蔡置壽州

屬鳳陽府

夏建今城

遠道

蓋得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僑置汝陰慎縣於此隋唐因置慎縣屬廬州南宋避孝宗諱改

梁縣明省入合肥

成德

蓋得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廣陽鄉西北過其縣

西北入芍陂壅水受肥從廣陽鄉入於湖

橐皋

蓋得今巢縣西晉省入遠道故杜元凱云橐皋在遠道東南去巢縣西北二十里俗猶呼柏皋

巢

屬廬州府此本漢橐皋蓋九江廬江正以漢湖爲南北界耳唐因隋廢安併有湖北橐皋地分其北置巢縣宋又分巢縣之南爲無爲軍於是巢縣治去居其

蓋

陰陵

蓋得今懷遠西南地屬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經真邪山西山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繞其城西折而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晉

屬淮

南郡

歷陽 益得今和州地東漢以其地分烏江
縣今江浦之濱江地皆歷陽之烏江

境

寶豐 益得今豫遠東南地東漢耿弇築

首居淮南郡安帝義熙間置馬頭郡

齊曰荆山郡馬頭縣隋廢

山縣屬梁州唐省入鍾離

鉅鹿 舊屬淮南郡東晉置鉅離郡六朝爲

徐州治本在淮南梁昌義之守徐州北

阻淮水是也隋屬潁州鉅離縣治在淮

北乃漢沛郡夏邱地李吉甫謂實楚

據淮割地使屬徐州節度後領鉅離

命因擇王師南參不學琳於彌堤之洞

是也及明爲中京復建城於淮南設臥

陽臨淮二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

其東五十里乾隆年復併於臥陽

合肥 益得合肥治前後方百里地漢城在

今城北魏新城又在漢城西北三十

和州直隸得歷陽西地

江浦 屬江寧府得歷陽東地

其淮水南地當塗及陰陵東地也其

北則浦下蔡地也屬鳳陽府

加陽浦夏邱地也其東故臨淮今省然此

舊治及乾隆十年沒於淮水泗州移治

盱眙縣

合肥 麟州府治益得漢合肥地東北得遂

道之西西北得成德之東南有居巢

里然後今城隋唐之址淮南江北城邑

之界焉故其境方

郵墟其變多矣隋定淮南更置縣邑地

二百里猶有餘焉

壞人稀兼漢敗縣及明以梁縣益之則

其廢猶甚自南北交爭梁於此儕置女

陰陳郡隋唐爲

廬州廬江郡治

東城蓋得今定遠南地故城在定遠東南

五十里梁置定遠郡定遠縣隋以縣屬

定遠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幽陽南地

離郡

博鄉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泄水出博

安縣注云漢之博鄉也又云沘水自

瀟東北逕博安泄水出焉按水

經之泄水今六安之蔡河也

曲陽蓋得今定遠東北及盱眙西地

建陽未審所在或謂得今滁州之來安縣
地

全椒蓋得今滁州地梁置頓邱及北譙郡

北譙縣於此隋改清流縣屬江都郡

滁州直隸州約得古全椒地

唐贊

淄州

阜陵

蓋得今全椒西南舍山北地太平安

全椒

約得漢阜陵東地

舍山

約得漢阜陵西地按漢阜陵與歷陽
梁於此縣地當南譙郡隋大業初

以全椒縣隸江都唐以屬滁州

以上十五縣屬九江郡

伏兵

又孫權欲誘取王凌凌當從合肥來權
伏兵阜陵以待之以此度之阜陵固在

个舍山

境矣

楚辭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之在江南古矣
漢景帝時廬江王賜以通越徙王江北爲衡山王而廬
江改爲漢郡夫賜既以過徙漢蓋不盡予以衡王王勃
之故地勃之故地蓋頗分數縣附廬江郡廬江一郡遂
跨江南北矣故武帝始元中東甌廣武侯望率衆來降

使處廬江郡在江淮間也其後賜以罪國除爲衡山郡
又其後置六安國以封膠東王子慶蓋其時王國地益
小漢郡地益多於是廬江郡江南之地別分爲豫章郡
而江北十二縣乃獨有廬江郡之名然而此始分十二
縣之年不可考矣

廬江西漢十二縣東漢省其三故李憲據廬江其傳曰
據九城所省者樅陽湖陵松茲也晉陶侃爲樅陽令是
晉復置樅陽而晉書地志遺之其後歷宋齊至陳蓋復
有樅陽縣故陳本紀大建十年廬江蠻寇樅陽隋書同
安縣舊曰樅陽因陳縣也

漢之廬江治舒及孫策破舒之後蓋不堪復立郡治故
劉勳朱光皆以太守居皖皖又破於吳於是魏廬江太
守蓋居六安故吳嘉禾六年全琮襲六安而朱桓傳云
桓與全琮迎廬江主簿呂習引還廬江太守呂膺不敢
出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此皆魏廬江
治六安之證晉蓋因之故郭璞洞林叙其度淮之時先
至陽泉後至廬江所云廬江亦六安也

晉本於并州置新興郡惠帝改曰晉昌南渡僑置晉昌
於廬江之南部至安帝時避孝武諱改晉熙故宋書地
志云安帝立晉熙郡宋齊皆因其名今之安慶也

隋書地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又廬江縣梁置湘州按此於梁書內皆不見其事蓋非蕭氏所置特侯景置耳北齊書辛術傳術爲淮南經略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二十餘州蓋卽此晉州湘州之類也齊文宣紀保大六年詔云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万户之民虛張郡目誠有然矣梁敬帝紀有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此譙州卽今滁州地秦州卽今六合地在梁武帝時皆一郡耳蓋侯景置州而梁之末造亦因以名州此雖於梁書紀傳無明文而推尋事理形勢固有可意會耳廬江郡在東漢時有安豐松滋縣乃郡之極西北境約

在今霍邱英山閒矣魏於彼置安豐郡統松滋縣其境固不能越山而南際江也至東晉來江左於時山北之民南遷避寇乃僑置安豐郡於臨江之地併僑置松滋之縣雖在漢時並是廬江郡地然有南北部之分及隋於此置縣遂因僑置之松滋而立宿松之名然本西漢湖陵邑之地非松茲地也近志多以宿松爲漢之松茲則誤矣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閒更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爲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有地志梁陳

無志其作志者於沿革亦略逮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
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建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
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渺少城
邑疏闊是以漢縣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曩者
鼐在京師與休寧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苦不
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
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貫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
失猶差翔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
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
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旣喪無以聞之設有如鼐此例盡

考漢之郡國勘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郡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固天下之膏腴平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意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

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陽盡之北予越南子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禽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鄣吳東陽三郡爲荊王封劉交以沛薛鄒三郡爲楚王吳卽會稽也鄒卽東海也沛卽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子諸侯淮

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
西夫收陳者以南制黥布北制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爲
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
恢爲梁王友爲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
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
本有東陽郡二郡今以王恢爲國太夫故罷東郡半屬
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爲國小故
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
半矣及景帝徙淮陽王爲魯王復空爲郡太史公云淮
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

時尚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漢自武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阳國不滿一郡始者灌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

下陳地也而在汝縣

籍軍至陳破之故城

載汝縣於沛郡賈誼

欲割淮陽北縣益

欲割者後或入沛

或入陳留則淮阳

惜抱軒文集三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

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
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
意苛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憤忿而
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
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
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
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
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
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
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

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
若臧武仲之爲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
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
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
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
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
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可
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
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

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敢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曲難通者人好以已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

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並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吏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卽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安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

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
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
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晉義註老子兩
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
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真未蓋如此則後傳本
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
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
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
其真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
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

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

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

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

序

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舊作此序未及檢引

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

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

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
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
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
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
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
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
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
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
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

人聖人之上其解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真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邱明作傳以授曾申

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
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
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
造節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
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
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
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
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鄆鄖鄧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
談皆造節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

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字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橫武夫舉興而國柄
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蓋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
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
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
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後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
察舊居史職出剖郡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
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
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
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蓋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
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侈侈詞又自道武以前

二十餘世率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遠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

世而譜牒寢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
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
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蓋郎
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
皆爲昔人所謂由是言之譜牒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
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
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
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廢物迄世族亡則
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
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

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間居民麤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愚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瀘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率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

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尙門地而譜牒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起草野而譜繫蔑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宜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興於明之中葉至國朝乃益盛

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
北按察使馮君弼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弼既沒於武
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司經歷因得識
之又識其弟汝咨皆敦証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
藏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
君子也余與右書汝咨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夫譜
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
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
書汝咨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汝
咨已如余諭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反未

及成右書汝咨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
古多偉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缺所不聞以爲信也
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
已得舉者令君方臥聞應之而已顧熟寐至曉其氣量
之闊遠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
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竊更有大興者他日史氏
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意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
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

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思褒錄其子孫則又因所生地謚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衰賞罰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興五代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由包孝肅公亦于其閒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固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

未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誥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語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說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過碩師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渺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天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

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永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爲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爲醫前世有號則菴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捷訛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旣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

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恬盡學其術
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爲之序而歸之